

超越情绪价值 促进情感升华

李 强



情绪之上还有情感，还有对情感升华、价值沉淀、境界提升的深层次需求。化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刺激人的情绪千篇一律，动人的情感万里挑一。

“情绪价值”近年来成为网络流行词。网络综艺主打情绪陪伴，微短剧、网络小说因为情绪“爽点”密集而让人沉浸，网络主播擅长输出情绪、抚慰人心才会“涨粉”……这看不見摸不着的情绪，弥漫于网络空间，似乎万物皆可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的流行说明了什么，又对新大众文艺发展有何启示？

情绪价值本是营销学概念，指的是顾客在重视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实用性等“硬性”

品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消费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后来这一概念被运用到日常生活特别是人际关系中，指代一个人影响他人情绪的能力，对这种能力的看中显然关联着人们对倾听理解、包容共情的渴求。

从社会现实层面看，情绪价值称得上是高强度、快节奏社会中个体的“刚需”。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在职场竞争压力面前，容易陷入“内耗”，自觉不自觉地寻求纾解情绪、平衡身心、愉悦心情的通道。而互联网恰恰提供了表达和交流空间，让无数人的情绪被呈现被看见，也让各种各样的情绪都能被代言被抒发。网络文艺正是凭借敏锐触角抓住人们的情绪脉动，回应人们的情绪诉求，在提供情绪价值上展现出优势。如今，人们已经习惯用能不能给到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足不足来评判作品，情绪价值成为文艺获得感的鲜明标志。

情绪价值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评判艺术品的标准，与当前的网络文艺生产传播机制也有密切关系。网络文艺一方面大众化、接地气，更加感性、更易传播，另一方面又是商业化的，对市场敏感，善于从成功模板中复制

可行经验。于是，在一些网络文艺作品创作过程中，就不难看到总结“人设”“套路”、计算“情绪”“卖点”的操作，将情绪规约为几种模式，进行程式化表达。作品传播过程中，一些“甜”“虐”“燃”“爽”的高情绪片段，也最容易被剪辑、加工，形成话题点，快速流传开来。

情绪固然重要，但只盯住情绪，为了博眼球不停地“堆”情绪，甚至仅以商品属性来衡量情绪、以商品逻辑来生产情绪，那就值得警惕了。“爽”不能让情绪问题一笔勾销，对情绪价值的痴迷与陶醉也容易被流量、算法与资本“拿捏”。更何况，情绪之上还有情感，还有对情感升华、价值沉淀、境界提升的深层次需求。化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刺激人的情绪千篇一律，动人的情感万里挑一。

中国传统文论有“诗缘情”之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文艺作品为人所需、让人着迷的重要原因。这里的“情”，既有情绪的含义，更有情感的内涵。前者与人的自然属性有关，具有情景性、短暂性，后者则与人的社会属性有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深刻性，深厚的情感内涵能唤起读者和受众的美感、道德感、荣誉感等。我们借由文艺作品实现

的情绪释放也好，心理抚慰也罢，往往是个体性的、局部的、浅层次的，甚至存在被放大、扭曲的可能。而那些镌刻在记忆里的篇章，持久留在心中的感动，每次重温都能触发情感震动的经典，一定来自更高层次的、普遍性的情感表达。比如，《庆余年》里的少年热血，《人世间》里的中年怀旧，《小巷人家》里的人情往来，它们的基础情绪并不相同，但都从个体的、家庭的情绪升华为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厚重情感。再如，书写打工感受的“素人写作”和记录普通人生活的短视频之所以能够“出圈”，为大众所喜爱，也是因为将个人的情绪抒发，提升为对劳动、生活、命运等主题的思考，以艺术化的方式传递了朴素而温暖的情感。

文艺创作要理解读者和观众的情绪，但不能成为情绪的“快消品”，而要在情绪价值的基础上促进情感升华，创造出健康、营养、持久的精神食粮，让人能够从文艺欣赏中获得自我超越的力量。归根结底，网络为大众提供了表达情绪的通道，更提供了以高质量文艺作品激励大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契机。这一契机，不可辜负。

艺海观澜

中国科幻并未离开传统文化的根系，却也在科技的雨露中生出新的面貌。这种古今交织的奇妙质感，使之在仰望星空时始终保持着大地的厚重，在构绘未来时始终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不久前举办的中国科幻大会上，北京首钢园中一条金色机甲风格的“长城龙”十分引人注目。这条融合了传统图腾和未来科技的艺术作品，与科幻作家王晋康在大会上的发言形成精妙呼应：“中国科幻的本土特色并非自我设限的壁垒，而是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一龙一言，共同勾勒出中国科幻在当今世界文学中的独特面貌：当五千年文明与未来想象交织时，必然会在世界文学版图中映显出别样的轮廓。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起步相对较晚，但近10年异军突起，备受瞩目。这固然与科技进步催生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作家们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表现出充分的文化主体性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最终形成了独属于中国科幻的深沉与浪漫。

在这份独特的叙事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传统文论不断显影，古老智慧也逐渐映入未来，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地阐释、嵌入和外化。循着这条独特路径，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突破了西方科幻中社会极端形态的构建和人类最终命运的梦想等常见框架——一些作家总是流露出一种不假思索的决绝，他们不加分辨地丢掉一切文明与过往，随后一头扎进吞噬万物的时间黑洞之中。许多中国科幻作家选择了另一种姿态：站在未来回头看，努力把中国传统哲学的根也带到未来。在《生死平衡》中，中国传统的“平衡”思想显化为医术，成为拯救人类的终极答案；在《三体》中，当人类已无希望，主人公依旧执着于将整个人类文明镌刻于石墙之上，颇有钱穆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国史大纲》的气概。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译，中国智慧和民族心理被升华为宇宙尺度的文明自觉，成为破解未来困境的思想密钥，为科幻叙事增添了区别于西方的文化维度。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也被不断重塑，在时空折叠中焕发了新生。这类符号与意象氤氲在中国古代文化之中，古朴又神秘。当它们被置于科幻语境时，便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远古科技感和时间折叠张力。陈楸帆在《匣中祠堂》中将传统木匣、祠堂等符号与虚拟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符号成为沟通生死之事的发生地。梁清散在《不动天坠山》中直接将唐朝进行了科幻化架构，一部武侠历史小说由此坠入了另一个时空，冰冷的机械感被植入到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脉络之中，颇具想象力。何夕的《异域(之)六道众生》则是将现代物理概念与六道观念对应起来，极具野心地通过定数来阐释无常，以一种充满悬念的方式完成平行宇宙的构建，形成了“玄”与“不玄”的对立统一。

站在更宏阔的创作坐标系中审视，中国科幻的突围之路仍在延伸。一个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正悄然裂变而生，在其中可以完成对传统思想的现代阐释、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科技重构以及对历史褶皱中人物与事件的钩沉与改编，力求从不同维度拓展本土科幻的叙事边界。作家们也无需固守“硬科幻”和“软科幻”的教条定义，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言”能力完成传统与未来的嫁接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科幻作品的文学性也会愈发突出。

离开中国科幻大会奔向下一个目的地，那条金色的“长城龙”依然矗立在首钢园区，这也许是中国科幻的最佳隐喻：它并未离开传统文化的根系，却也在科技的雨露中生出新的面貌，一往无前地飞向漫漫星河。这种古今交织的奇妙质感，让中国科幻在仰望星空时始终保持着大地的厚重，在构绘未来时始终回响着历史的涛声。中国科幻正以独特的文化自觉，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讲述着文明传承与未来想象的中国故事——这既是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诠释，更是一个文明体在科技时代的自我言说与精神超越。

周小舟

中国科幻的质感

永不磨灭的精神律动
评长篇叙事诗《号角》
海 飞

翻开何南《号角》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了一声穿透岁月的号角。这声音带着血肉的温度，从1935年的黄浦江畔一路奔涌而来。这是一部关于聂耳的作品，又不止于聂耳；这是一首叙事诗，比小说更锋利，比散文更炽烈。作者用文字为聂耳塑像，而这座塑像的底座上，赫然刻着四个字：“赤子之心”。

《号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体裁——长篇叙事诗。在当下，诗歌似乎已被圈定为“抒情”的领地，叙事的功能常被小说垄断。作者偏偏选择用诗的形式还原聂耳的一生，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聂耳的故事像一串密集的鼓点：昆明甬道街的贫寒童年、上海十里洋场的挣扎、北平风雪中的求索、日本鹤沼海岸的陨落……这些片段在作者笔下并非平铺直叙，而是被提炼成“意象的闪电”。比如写聂耳母亲彭寂宽的傣族歌谣：“那傣族风味浓郁的音符，把一个个夜晚擦得温暖而又明亮。”一个“擦”字，让母亲的歌声有了触感，仿佛能摸到旧时光的毛边。再如写《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音符载着你的夙愿，自1935到来，点亮民族高远晴碧的天空。”诗的凝练与跳跃，让历史不再滞重，反而有了飞扬的韵律。

聂耳在《号角》中是一个多棱镜式的人物。他是天才音乐家，是左翼革命者，是“拼命三郎”，也是朋友口中的“镊子”——总能精准夹出时代的病灶。书中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是聂耳在明月歌剧社的蜕变。他本可以安于“洋吹鼓手”的安逸，却偏要写文章批判靡靡之音，哪怕被斥为“忘恩负义”。作者这样写他的决绝：“当迷惘占领普通人梦境之时，你用乐声唤醒钟声。”这里的“钟声”是双关，既是艺术的警醒，也是聂耳内心的钟摆——始终指向抗争。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鹤沼海滨溺水，年仅23岁。作者没有渲染悲情，只写：“海浪滔滔，痛断肝肠，面面相觑。”仿佛连海浪都在质问命运的残忍。但紧接着，笔锋一转：“从此，就冷落了深爱的琴弦……但聂耳以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他已经来过。”这种克制的抒情，反而让遗憾有了令人动容的重量。

作品的尾声是一曲多声部合唱。当《义勇军进行曲》被刘良模在淞沪会战纪念日领唱，当任光在巴黎组织华侨合唱团……作者让这些片段如蒙太奇般闪回，最终汇聚成一句话：“这首歌的每个音符，都何其有力、何其响亮。”

这就是《号角》——它不仅是聂耳的传记，更是一部关于声音如何成为武器的史诗。聂耳的音乐之所以不朽，正因它从未脱离土地。他为码头工人写《码头工人歌》，为卖报的孩子写《卖报歌》，为抗战写《义勇军进行曲》。他的耳朵始终贴着大地，听清了“民族的积贫积弱”，也听清了“山川日月”的愿景。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号角》的面世恰如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创作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义勇军进行曲》，曾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激励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今，这激昂的旋律依然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回响——它是天安门广场的晨曲，是奥运赛场的战歌，是每一个中国人血脉中奔涌的奋进力量。作者用诗意的笔触告诉我们：聂耳留下的不仅是音符，更是一种永不停歇的精神律动。



本版邮箱：wenyipl@peopledaily.cn

版责编：任飞帆

版式设计：赵健汝

话剧《洋麻将》——

两个人的戏剧，40年的沉淀

张向红



图为话剧《洋麻将》剧照。

李春光 摄

游戏里异常认真；生活已经让他们习得了巧妙掩饰、看破不说破的技巧，但说破的时候则直奔软肋直击要害。特别是濮存昕扮演的魏勒，粗暴、幼稚、刻薄，令人厌恶，但又让人难免生出“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的喟叹。

濮存昕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濮哥”，如今，他的年龄已经与剧中人基本同步，有些状态也不必使用技巧去接近。濮存昕与龚丽君，这两位多年搭档的演员，不仅在《雷雨》中奉献了“周萍”“繁漪”的经典形象，也在《洋麻将》中奉献了属于他们“人书俱老”的表演，不输于他们高山仰止的前辈。

最后一幕的处理让人惊艳，具有一种电影摄像推拉摇移的效果。气急败坏的魏勒，他精准地抓住了衰老带来的行为和精神上的变化。男女主角本为躲避探亲日“无人问津”的尴尬，却在消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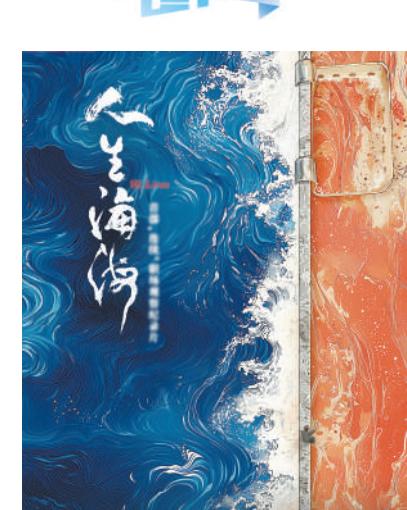
人生一样，所有的萧索孤独皆无所匿。此前观众像是观棋不语的看客，此时却转换视角，如电影镜头陡然拉远，那个热热闹闹吵吵嚷嚷了两个小时的房间在疾风骤雨中更显落寞。

布景继续旋转，情景重回室内。魏勒失魂落魄蹲踞角落，站立在暗影中的芬西雅犹疑之后还是伸出了双手——这是导演唐烨对原版剧本与初版演出最大的改动，这个改动带着一种温厚，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窗外雷雨交加，在老版中只是轻微的背景音。但在这一版中，雷雨声大作，甚至遮蔽掉了老人的呢喃。刹那之间，周萍与繁漪的哀鸣、魏勒与芬西雅的低吟，像是命运的某种彼此呼应。这是独属于濮存昕龚丽君组合才可以唤起的化学反应，也再一次让人感叹，舞台艺术确乎是“角儿的艺术”。

话剧《看不见的客人》——

当是疑剧不那么“是疑”

看台人语



火锅店里有故事

创作者将火锅店重新定义为故事空间。点餐的交谈、传菜的吆喝、杯盘锅铲的碰撞声与鼓点明快的背景音乐交织，紧张的工作节奏带动观众一同打起精神。员工之间互相倾诉，对着镜头分享生活感悟，食客也把心事吐露。小小的火锅店容纳着人们的故事

和情感，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切面。

因门店经营未达到业绩指标，店长被替换，令观众唏嘘。而另一面，工作的成就感也不是仅凭数字衡量。美甲师通过不断修炼技能实现自我价值，顾客给五星好评、攒上10万块钱、报一个美甲培训班，都能带来幸福感。正如片中所表达的：每一次选择和努力都导向无数可能。在平凡岗位上奋力生活，一样熠熠闪光。

手持摄影的摇晃镜头、略带口音的画外音、少有雕琢的语言表达，使本片成为一个“非典型”纪录片。这种充满大众文艺质感的表现方式，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普通人真实生活的大门。当片尾字幕缓缓滚动，观众也将回到自己的生活之路，拥抱眼前生动的人生。

(苏展)

话剧《看不见的客人》——

当是疑剧不那么“是疑”

改编自经典悬疑电影，《

鹿仙》这一意象，不仅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线索，而且以丰富的肢体表演，折射出复杂的情感，成为理解剧情主题的重要符号。在舞美设计上，旋转舞台将场景有效切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和融入时空交错的叙事表达，不断变换的场景也展现了人物内心的变化。如果说悬疑电影的乐趣就是让观众沉浸其中探索答案，那么舞台恰恰要竖起“第四堵墙”，让观众抽离于具体案件，体味更多深意。

(孔泽鸣)